

周易居札记



宋志坚 著

下卷

周易

宋次子曰新平

志坚先生原书

此字盖有深意

福建人民出版社

难 易 居 札 记



宋志坚 著

下 卷

福建人民出版社

目 录

- 《霍光传》不可不读 /1
李泌的“五不可留” /3
题不副文的解读 /6
纽约街头的女孩 /9
天衣无缝的衔接 /13
人生的境界与格调 /16
“斩立决”? /19
乾隆皇帝的矛盾心态 /22
善作者还须善成 /25
“韬光养晦”溯源 /28
公交车三题 /32
为“汕上卖直”一辩 /35
关于“梦”的随笔 /38
“做鲁迅”? /41
“周作家”的心态 /44
“领导艺术” /50
铁打的地盘流水的官 /53

2 / 难居札记（下卷）

学术求真的勇气与严谨 /55

吕夷简的“小鞋” /58

一道多元的方程 /61

也谈“士节” /67

重读鲁迅《估〈学衡〉》 /71

武松活着会怎样 /78

致士先从隗始 /81

“无敢送仲淹” /84

郅都其人 /87

东方朔“谏治上林” /90

土崩瓦解也有别 /93

“腹诽”何罪 /96

搞不懂的卫氏家族 /99

抓住精彩的蝴蝶 /102

杂文家用什么“打通古今” /106

哪能只读“李敖” /111

“夸饰乡土”之辩 /114

嵇康的冤屈 /117

“小熊猫”的申诉 /125

钟离意真像现代人 /129

哀孟尝 /132

《钟潭噌响》序言 /135

谢夷吾“柴车行春”冒犯了谁 /138

“郑公风”的“风源” /141

“绰号艺术” /144

王羲之为何辞官 /147

换证 /150

宋徽宗时的“经济” /153

古老的谎言 /156

从义里说到六尺巷 /159

范蠡不是官商的祖师 /162

陶朱公的儿子以及“钱的概念” /165

陶朱公的“故所旧” /168

王羲之生卒年考 /171

“野心家”纵横谈 /174

卧龙山随感录 /180

心中的祭奠 /185

赵之谦的书斋 /188

杂文的“选点”与“开掘” /191

鲁迅眼里没有偶像 /193

“物效其类” /196

大学不是镀金作坊 /199

莫非也要“举孝廉” /202

严子陵的“姓” /205

“没有听说过杨振宁”就可笑吗 /209

哪能以曹划线 /213

挑战生命极限的结晶 /216

关于名人籍贯的争议 /220

“毫无个人考虑”的交往 /223

“世界”在哪里 /232

尊卑有别的无意识 /235

4 / 难居札记(下卷)

可喜的“草木才子” /238
从《鲁迅日记》说到邮政 /241

蔡元培的“辞职书” /244
经典作品的另类点评 /248
“心服”之痛 /251
鲁迅也怕世俗 /255
独立人格的两个立面 /258
英雄与悲情 /261
我也很怕考试 /264
思想没有鼻子 /267
“北平五讲”缘何没有清华 /270
鲁迅与孙伏园的“后期疏远” /275
硬币哲学 /282
“天下为公”审议 /288
《夸张规律》异议 /291
母亲的丧事 /294
媒介素养 /301

古董国家的特别国情 /307
司马光的“言路” /310
政治文明的刻度 /313
老烟民自白 /317
“锯人当用板夹” /321
反差与衔接 /324
如果曹雪芹也想评奖 /328

编 后 /331

《霍光传》不可不读

有一种说法，林彪事件之后，毛泽东曾向高级干部推荐过几本书，古今中外都有，其中便有《霍光传》。这话当时就听说过，只是未得证实，更不知他老人家推荐《霍光传》出于何种考虑。以后读史，方知向“高级干部”推荐《霍光传》的，千余年前就曾有过一人。宋史记载：寇准当了宰相，前去请教张泳，张泳只说了一句“《霍光传》不可不读”。寇准不解其意，回去读《霍光传》，读到“不学无术”时，会心一笑，说：“此张公谓我也。”其实，“不学无术”这顶帽子是寇准读《霍光传》时对号入座加到自己头上的，张泳私下评价：“寇公奇才，惜学术不足耳。”如此而已。

再读《霍光传》，方知霍光与“不学无术”之渊源。霍光要废一即位就行淫乱的刘贺，又怕日后担“忤逆”的骂名，他想援引古例，却不知伊尹“废太甲以安宗庙，后世称其忠”的典故，于是问了一句“于古尝有此否”。没想到即此一问，也就开口见喉咙，叫人看出“光不涉学”了，“不学无术”一说就是这样来的。可见当官执政，就像演员上台，没有练过基本功的，举手投足之间，都能让人掂出斤两。

由此观之，《霍光传》不可不读，乃是一种告诫：告诫当官执政的不可不学无术。

然而，《霍光传》告诫的还不止于此。“君子之泽，五世而斩”，《霍光传》演绎了这种历史悲剧。

霍光是西汉武帝、昭帝、宣帝的重臣，曾任大司马大将军，可谓是三朝元老，这棵根深叶茂的大树，确实也庇荫过他的后人，霍光一死，汉宣帝因为霍光“宿卫忠正、勤劳国家”，“功如萧相国”而“善善及后世”，让霍光的儿子霍禹沿袭了博陵侯的爵位，又封霍光的侄孙霍云和霍山分别为冠阳侯和乐平侯。然而，大树底下乘凉，极易有恃无恐，于是骄横处世，傲慢待人，即使什么本事都没有，也会什么人都不放在眼里。霍氏后人就是这样，身居高位，“朝请”时却“数称病私出”，“朝谒”也叫“苍头奴”代劳，连家奴都狗仗人势，竟因与人争道而入御史府踢大门，还动不动就扬言“县官（指汉宣帝）非我家将军（指霍光）不得至此”。如此这般，哪能不使霍氏遭到灭门之祸，霍云和霍山后来是畏罪自杀的，霍禹则被处以极刑。这一可悲结局，正由“君子之泽”的“庇荫”所致。

要认真看书学习，要管好自己的子女，这两条都是毛泽东反复强调的。倘若向高级干部推荐《霍光传》确有其事，那么，其良苦用心，或许就在于此。

（写于2004年1月，原载同年

3月22日《人民日报》）

李泌的“五不可留”

李泌其人，大有可圈可点之处，“五不可留”即是其中之一。

李泌决意离唐肃宗而去，“五不可留”是他对唐肃宗陈述的理由：“臣遇陛下太早，陛下任臣太重，宠臣太深，臣功太高，亦太奇。”李亨（唐肃宗）还在东宫为太子时，唐玄宗就使李泌“与太子为布衣交”，此所谓“遇陛下太早”；李亨即位于灵武，将隐居在颍阳的李泌请出来，与他“出则联辔，寝则对榻”，而且“事无大小皆咨之，言无不从”，此所谓“任臣太重，宠臣太深”；因为“事无大小皆咨之”，而且“言无不从”，李亨“收兵灵武”之后，动乱的局面便大有改观，李泌所起的作用自是举足轻重，此所谓“臣功太高，亦太奇”。按常人的思维方式，这五个“太”，正是李泌“五可留”而不是“五不可留”的理由，有着这老本可吃，有着这特殊的关系可靠，怎么舍得一走了之，好日子才刚刚开始呢！

李泌却决意离唐肃宗而去，这便是他高于常人之处。

李泌能意识到“五不可留”，因为他善于见微知著，预知事情可能发生的变化。历来可以同患难的帝王很多，能够共安乐的帝王极少。李泌从唐肃宗听信张良娣的谗言杀了建宁王一事中已

看出即使是与他情同手足的李亨也未能摆脱这个老例。如今李亨“言无不从”他尚有“不敢言者”，“天下既安”之时他还敢说话么？环境一变，君臣关系会变，自己的心态也会变。倘若迷恋于他与李亨的特殊关系，弄不好就会为自己招来杀身之祸。所以他对唐肃宗说：“陛下不听臣去，是杀臣也。”

李泌舍得离开唐肃宗而再去当他的“布衣山人”，因为他本来就没有多大的当官欲望。唐肃宗把李泌请出来，想封李泌为右相，却被李泌推辞了，说是“陛下待以宾友，则贵于宰相矣，何必屈其志”。以后还是唐肃宗变着法子，设了圈套，硬让他当上元帅府的行军长吏的。权力欲与当官欲往往使人忘乎所以。倘若李泌也只是一个官欲熏心的俗人，哪里还能想得到日后之事，即使想到了，也会迷恋于那一件“紫衣袍”而欲罢不能，哪里还肯急流勇退？

进与退原是一种选择。是进是退，只能依势而为。倘若只想进而不想退，而且刻意为之，得到的往往正是最坏的结果。进与退都需要有勇气。急流勇进谓之勇，急流勇退也是勇。从达官贵人退下来，再去当“布衣山人”，更需要异乎常人的勇气。进与退其实都能立功。唐玄宗的“马嵬之命”，也可谓之曰“退”。以我之见，平定安禄山之乱，此“退”还当为首功。但唐玄宗“退”得不主动，也不彻底，他是不得已而退的，而且还当着“太上皇”，不像华盛顿之“退”，正在他的声望极高之时，他以自身干净利落之“退”，立下总统任期再多不超过两届的规矩。此等千秋之功，不是谁都有资格去立的。不能把握这种立功的机会，后人会为他扼腕长叹。

知进退这门学问并不高深，不能超凡脱俗大彻大悟的人，却又很难把握。

李泌是善知进退的，但他考虑得更多的还是自己能够功成身

退，自己与唐肃宗的关系能够善始善终。比起华盛顿，其境界与胸怀，尚不可同日而语。

（写于2004年1月4日，原载

同年第3期《杂文月刊》）

题不副文的解读

经历过“文革”的人都知道“革命无罪，造反有理”这个口号，如今却是“旧瓶”装了“新酒”，我在一份杂志的封面上看到的叫“性描写有理，婚外恋无罪”。倘若出于别的什么人人口，也许不足为奇，但人家又明明白白地标着，此乃“梁晓声语出惊人”，这就确实实地使人感到吃惊了，莫非这位至少在我印象中还比较严肃的作家，竟然也转向为“性解放”鸣锣开道、为“性文学”摇旗呐喊了么？

仔细拜读了那篇关于梁晓声的专访，方才发现题不副文。这篇专访共有论情感、论才女、论文学、论文化、论人格等五个部分，并非专谈婚外恋和性描写的，如此标题，先有以偏概全之嫌，“惊人”之语更非出自梁某之口，他说的虽与婚外恋和性描写有关，却与这个标题给人的印象大不相同。

梁晓声只是以中国古代才女——他特别提到唐代女诗人薛涛——的命运观照现代“另类才女”，对她们笔下的“性描写”作了一个解读，说她们“特别张扬自己的性情”，“是不是也意味着是历史的一种反证”？这“反证”一词，可以当作“反动”来读，或可叫做“对女性受压抑历史的一种反动”，就像“无政府

主义是对机会主义的一种反动”一样。但对于“特别张扬自己的性情”的“性文学”，这只是原因，不是理由，最多只能说是“性描写有因”，怎么就变成“性描写有理”了呢？这些话也有对“另类才女”及其“性描写”的理解与宽容，但理解和宽容，并不等于倡导与支持。

“婚外恋无罪”也是从梁晓声的话中“提炼”出来的。“有的时候暗恋别人，有的时候别人暗恋我们，有的时候由于这样那样的条件两个人不能在一起”，因此，梁晓声不相信人的一生只爱一次，“反对用婚外恋对一个人的道德进行评价”。倘说“暗恋”只是单相思，梁某说的婚外恋，也就是那种有情人难成眷属的藕断丝连，而且，即使是这样的婚外恋，他也强调要“有自信和能力”使“三方都不受伤”或“受伤到最小的程度”。在这些话中，怎么“提炼”得出“婚外恋无罪”？包“二奶”是婚外恋，充当破坏别人家庭的“第三者”也是婚外恋，如此等等，岂可一概无罪，甚至都不受到道德的谴责？

“梁晓声语出惊人：性描写有理，婚外恋无罪”，就是这样“提炼”成一个标题硬加在一篇并不媚俗的专访上的，还作为“要目”出现在杂志的封面上，真够抢眼，真够刺激。

题不副文，很难说是编辑或主编的疏忽，或许倒正包含着他们的一番苦心。以“性”吸引读者的眼球，借以拓展刊物的市场，这种“市场意识”支配下的“市场行为”早已屡见不鲜，其中当然也有某种“市场需求”在起着作用。而且，有某种“市场需求”，方才有某种“市场意识”；有某种“市场意识”，方才有某种“市场行为”，这是一条“性文学”的“生态链”，很难完全归咎于某一个环节，但办刊物办到要以“婚外恋”与“性描写”之类的招数来吸引读者，终究也是堕落与悲哀。

这份刊物的封面上还标着“中国文摘期刊研究会推荐刊物”。

如果“推荐刊物”应当具有某种示范效应，那么，这也是一种“示范”吗？

(写于2004年1月9日,原载

同年4月1日《中国青年报》)

纽约街头的女孩

第一次出国，是在 2002 年 8 月，去的是美国。

说来好笑，我们那一伙，没有一个懂英语的，集体活动还行，有翻译。万一单独行动怎么办，还没有动身我就犯了愁。说是“万一”，是相当保守的。整整十二天在异国他乡，哪能没有不离群的一刻？

女儿出了一个主意，她把十二句可能用得着的口语，用中英文对照，写在十二张便条纸上，以备到时应急。厕所是必定要去的，她写了“请问，最近的卫生间在哪里”；掉了队找不到自己人只好打车回住所，她写了“请送我去某某大酒店”；去过美国的朋友说，最好随身带上一二十元美金的零钱，遇到歹徒抢劫时给他，以求得人身的安全，于是女儿又特地写了一张，写的是“对不起，我在散步，身上没有带钱”。

从夏威夷到洛杉矶，从拉斯维加斯到华盛顿，确实都不敢离群。

8 月 8 日到纽约唐人街参加书展。在美国的朋友告诉我，这里住的都是华人，还有一条福州路，几乎都是福州人，只会说福州方言的也照样过日子。因此，一到纽约的唐人街，我便解除了

那种心理戒备。

那天下午是自由活动的时间，说好下午四时之前回到华东书局。

华东书局附近有一座孔子大厦，向右走去是一座铁路桥梁，以此二者为标识，再记下自己拐了几个弯，哪里是左拐，哪里是右拐，在脑海中勾出了一张简易的路线图，到时只要“按图索骥”，便能返回原处。然而，当我逛了几家商店之后，就完全失去了方位感，孔子大厦和铁路桥梁早已不见踪影，凭着记忆左拐右拐，却像是进了祝家庄里的盘陀路，再也拐不出来。

路边的警察是美国人，女儿写的字条偏偏没有带在身边。

可以向这里的华人问路，这是我敢放胆的一条底线，却没有想到这条底线本身潜伏的危机。我首先问的对象是摆地摊的，说的好像是广东话，听不懂，只好作罢。第二个是开小店铺的，说的倒是“国语”，但不知道华东书局，华东书局的牌子很大，但摊子与名气都不大；第三个是路上碰到的，他说他和我一样，也刚到美国，也正在问路。马路上来来往往的都是车与人，却与我毫不相干。一看手表，却是三点半了，这才开始感到心里发毛。

就在这时，迎面走来一个十八九岁的女孩，比我女儿稍大一点，乌黑的短发，一米六十七八的个子，穿着浅蓝色的短袖衬衣，背着一个双肩包。说是“迎面走来”其实并不十分确切，她哪是我们通常所说的“走来”，分明是蹦蹦跳跳地“走来”的。

“小姑娘，你知道去华东书局怎么走吗？”直觉告诉我我可以和她这样沟通。

“华东书局？”瞬间的沉默，她在脑海中飞快地搜索着附近的设施，“瞬间”之后摇摇头说：“不知道呀！没听说过华东书局。”

“那么，孔子大厦呢！”

她又开始了脑海中的搜索。“噢，华东书局，”这一回，她兴

奋起来了，“对面就是香港超市，对不对？”

这是一个很清纯的中国女孩，目光很清纯，声音也很清纯。我频频点头称是，心想怎么偏偏就不说香港超市，来的时候，我还进过香港超市呢。

那女孩用手一指说：“顺着这条路下去，到顶上有一口钟的大楼向左拐弯，走到十字路口再问一下。”

就按她的指点走去，走了五六分钟，快到十字路口需要“再问一下”的时候，忽然又听到了那个很清纯的声音：“我和你一起走吧，我也正好有事去那个地方！”那女孩已经出现在我身边，我能感觉得到，她还是蹦蹦跳跳地“走来”的。

有人同行，不必再去认路，就与她一句长一句短地攀谈起来。这个已经出落为“窈窕淑女”的女孩，其实只有十三岁，这是我没有想到的。她能说一口纯正的中国话，却是在美国出生的，现在放暑假，正在补习中文。这也使我感到意外。更凑巧的是，她的父母亲就是从福州来美国的，她还是一个福州人，至少与福州有关。在这个地方遇到“福州人”，意外之中更有一种惊喜。

“去过福州吗？”我这样问她。那女孩知道我也来自福州，少了几分拘谨。“去过，六岁的时候去过，爷爷奶奶就住在福州的西湖边上，那地方真漂亮。”说这话时她一脸遐想，似乎回到了六岁时去过的福州。

过了铁路桥洞，过了孔子大厦，却全然没有觉察，直到那女孩忽然站住说“到了”时，我才发现已在香港超市门口。马路上来来往往的依然是与我毫不相干的车和人，但马路对面那幢房子的门楣上，却挂着书展的横幅。

小姑娘在向我告别了，她说她还有事要办，对我招招手说“拜拜”，转身却向原路走去，依然是蹦蹦跳跳地“走”去，背着